

热历史

古代谋士的“自我修养”

生活史

□赵柒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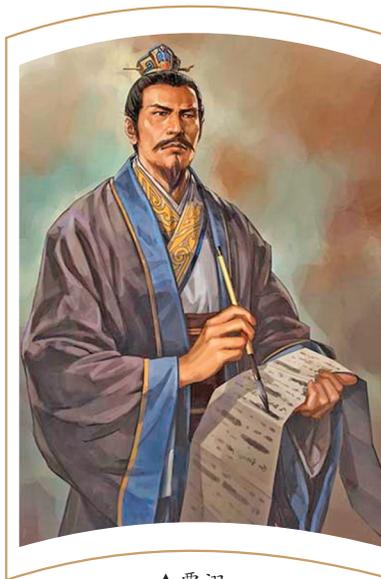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,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未来之路似已初见眉目。撇开“行行出状元”的老生常谈,我想讲一讲古代特殊的“知识群体”——谋士,是如何凭“知识的力量”实现人生价值的。

谋士在古代是一种通称,他们常以“门客”“军师”“幕僚”等身份,为自己的主人出谋划策、排忧解难、预测吉凶。谋士要储备的知识、技能非常宽泛。那么,在没有互联网、智能手机、计算机等信息来源的古代社会,谋士之“智”和“修养”从何而来?

历史上的谋士,绝大多数天资聪颖,从小就研习经典,少年时便学有所成。“运筹”在古代是指推算的数学能力。孔子教育弟子的课程是“君子六艺”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数学也是想成为谋士之人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功。当然,光会运算远远不够,他们还必须从小研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尚书》《易经》等,将先贤及前人智慧融会贯通后,还要创立新的谋略、理论,夯实“智慧”之基。

精通谋略是谋士必备技能。以西汉开国功臣张良为例,《史记·三十世家·留侯世家》曰:“留侯张良者……从容步游下邳圯上,有一老父……出一编书……乃太公兵法也。”张良,出身贵族世家,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,不仅掌握了《礼》《易》《六韬》,还遇高人授《姜太公兵法》,因而,学有所成,足智多谋。遇到刘邦后,“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,沛公善之,常用其策”。张良献上“佐策入关”“斗智鸿门”“暗度陈仓”“下邳奇谋”“谏阻分封”“虚抚韩彭”等计谋,成功帮助刘邦夺取天下,还“明哲保身”从“帝师”退居“帝宾”,避免了“走狗烹”的结局,名垂青史。

刘邦的另一个重要谋士张苍,名气虽不如张良,对后世贡献却不亚于张良。《史记·七十列传·张丞相列传》云:“张丞相苍者,阳武人也。好书律历。”他本是秦朝御史,“主柱下文书”,除负责编撰史书外,还博闻强记,天下各类图书“无所不观、无所不通”,并以“善算”闻名于世。



▲贾诩



▲张良

西汉建立后,第一任丞相萧何推荐张苍做“计相”,主持地方财政收支审计,开创了汉朝的审计制度。更厉害的是,张苍还填补了古代重要数学著作《九章算术》,使东方初等数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

上知天文、下晓地理也是谋士“知识修养”的组成部分。例如,三国时吴国大都督周瑜既是武将也是谋士,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鲁肃吕蒙传》谓:“建安五年(200年)九月,曹公入荆州……将士闻之皆恐……瑜曰:‘不然。……今盛夏,马无藁草,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,不习水土,必生疾病……’”《三国演义》将周瑜“知天文,晓地理”的才能全都“嫁接”给诸葛亮。其实,诸葛亮的谋略是很出众,但打仗是短板。

军事素养也是谋士必备的。谋士既会领军打仗,也会处理朝政。古代所谓儒将,皆为谋士出身,姜尚、乐毅、周瑜、鲁肃、陆逊、诸葛亮、杜预等莫不如此,谋士不是专门职业,领兵打仗是家常便饭。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,在孙权手下当谋士,也常以大将军、左都护的武将身份率军拒敌;张昭是东吴的著名文官、谋士,同样也做过孙策的抚军中郎将、孙权的绥远将军,第一次“合肥之战”时,孙权率大军进攻合肥,张昭则率领另外一支军队进攻当涂。明代杰出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王

阳明同样是军事家,他不仅平定宁王之乱,还剿灭闽西、赣南、粤东等民间起义。

谋士还要懂心理学。历史上诸多谋士献计时,都会出上、中、下三策,既表明自己思虑周全,又把自身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,可谓深谙主人心理。三国里的贾诩,本是董卓的谋士,后来投靠张绣,张绣投降曹操,他又成曹操的谋士,贾诩深知曹操疑心病重,而自己又为降将,在曹营常常独来独往、闭门不出,给曹操、曹丕父子留下极好印象,得以善终。唐代第一儒将李靖,战功赫赫,他深知李渊、李世民对他多有猜忌,始终独善其身,活到80岁高龄病逝。

当然,古代谋士最重要的“技能”便是精准预测的能力。所谓预测,就是根据已知资料推理、演绎其发展规律乃至结果。预测不是预感,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。善于预测之人,都是历史上出类拔萃之人。范蠡成功协助越王复国,功成名就后又急流勇退去经商,其实并不意外。因为优秀的谋士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,能把自己的技能融会贯通,进而从全局性、战略性及人性等高度看问题、想问题、预测未来。由此可见,一个杰出谋士所储备的知识和技能,并不比科举进士少,甚至更多。(《今晚报》)

三伏天的由来

唐人张守节说:“六月三伏之节,起秦德公(秦宪公之子,春秋时期秦国国君,公元前677年~公元前676年在位)为之,故云初伏,伏者,隐伏避暑也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注》中又说:“伏者,谓阴气将起,迫于残阳而未得升。故为藏伏,因名伏日。”可见,“三伏天”之说,是从久远的历史中一步步走来的,它承载着我国丰厚的文化积淀和自然人文。

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、最潮湿闷热的日子,所谓“热在三伏”。此时自然界阳气生发,为阳气最旺的时节。三伏,是初伏、中伏和末伏的统称。“伏”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。每年三伏天出现在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,气温高、湿度大,气压低、风速小。三伏日期是由节气日期和干支纪日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。

按照我国古代的“干支纪日法”,每年夏至以后第三个庚日(指干支纪日中带有“庚”字的日子)为初伏,第四个庚日为中伏,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,合称“三伏”。三伏天在小暑和立秋之中。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一年中最为酷热的时节。俗话说,小暑大暑紧相连,气温升高热炎炎。数伏天气要持续一个多月,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,是初伏的第一天,10天后是第四个庚日叫中伏。如果第五个庚日在立秋之前,中伏就需20天,即两个中伏,若在立秋之后,中伏就是10天。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叫末伏。末伏过后,就出伏了。随着日照时间缩短,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爽了。

“伏”,乃藏阴气于炽热之意,其本身隐含着对人们的提醒和警示。入伏以后,暴雨易形成洪水,称为“伏汛”,故有“小暑大暑淹死老鼠”之农谚。数伏天气,人们既要防暑,又要防汛。

炽热的三伏天气,酷暑时时袭扰人们,古代名家写过不少有关三伏天的名诗。“六月三伏猛火燃,卧龙无雨口生烟。蝴蝶何事得美荫,聒聒不上高树颠。”这是宋代诗人李石在三伏天应时而作的一首诗。诗人被三伏天的烈日烤得口干舌燥,直盼着赶快下一场清凉的雨。(《闽南日报》)

古事汇

王嗣宗不信鬼神

□杨文静

王嗣宗这个人,向来不信鬼神。据司马光在《涑(音同速)水记闻》中载,有一回王嗣宗病了,家里人烧纸钱为他祈祷,求鬼神保佑他早日康复。王嗣宗听说后笑了起来:“何等鬼神,敢问王嗣宗取枉法贓邪?”我老王的钱你也敢收?

生病得吃药,求神没啥用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有一次,王嗣宗的妻子病了,家里没药,他急得很,大半夜跑到官署撬门取药,结果被值夜班的官员告发,竟因此被解除职务。

犯错误了肯定要惩罚一下,但王嗣宗是个能臣,皇帝心里清楚,所以很快又给他官做,让他继续为朝廷效力。在四处为官期间,难免遇到迷信事件,王嗣宗秉持不信鬼神的原则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

他在南方做官时,扬、楚之地有“窄家神庙”,当地百姓生了病都不吃药,而是到庙里求神保佑。王嗣宗直接把庙拆了,“选名方,刻石州门,自是民风稍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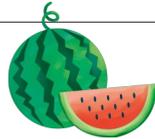
他任并州(今山西太原)知州时,州境内有一个卧龙王庙,每到隆冬时节,当地人全都去祭祀,天气好时也就罢了,风雪交加的日子,许多老人孩子在路上摔倒受伤。你说这庙是保佑人的,还是害人的?王嗣宗干脆把庙毁了!

后来,王嗣宗任邠州(今陕西彬州)知州,城东有一个灵应公庙,庙旁就是一个山洞,里面住着一群狐狸。有妖巫“挟之为人祸福”,老百姓深信不疑,无论“水旱疾疫”,都来拜狐王。就连前任长吏办理公务,也都先来庙里请示狐王。王嗣宗“毁其庙,熏其穴,得数十狐,尽杀之”!

所以呀,当“帽妖”在洛阳作祟时,王嗣宗才不当回事,大家都不当回事,它也就折腾不起来了嘛。在那个时代,能有这种认知的人,还真不多。(《洛阳晚报》)

文史拾零

西瓜清甜古诗香



□柯云 湘斌

西瓜是诗人笔下的美食之一。古人以西瓜为题的诗词既多且美,而最脍炙人口的当数民族英雄文天祥的《西瓜吟》:“拔出金佩刀,斫破苍玉瓶。千点红樱桃,一团黄水晶。下咽顿除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寥寥数笔,把西瓜的形、色、味及切西瓜的动作、啖瓜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。

古代西瓜又称“寒瓜”,素有“夏季瓜果之王”的美誉。早在汉代时就传入我国,东汉刘桢有诗赞曰:“杨晖发藻,九彩杂糅,蓝皮蜜里,素肥丹瓢。”这首诗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西瓜的形状和特点,将西瓜写得清甜可口,诱人胃口。

西瓜诗曰:“夜静友人应约束,忽闻院中散芳香。原是西瓜正开瓢,疑是九天降琼浆。”其道出了与友人初品西瓜的喜悦之情。

五代时的梁代诗人沈约《行园》诗曰:“寒瓜方卧室,秋菰已满陂。紫茄纷烂熳,绿芋郁参差。”这首诗将西瓜的丰收情景跃然纸上,展示于人。

元代诗人方夔的《食西瓜》,在诗中当将当时的佳人俏妇们食西瓜的欢乐情景,尽情展现于我们眼底。“恨无纤手削驼峰,醉嚼寒瓜一百筒。缕缕花实沾唾碧,痕痕丹血指肤红。香浮笑语牙生水,凉水衣襟骨有风。”

明代瞿佑的《红瓢瓜》,更使人产生不啖西瓜不罢休之感。“采得青门绿玉房,巧将猩血沁中央。结成晴

日三危露,泻出流霞九酿浆。溪女洗花新染色,山翁炼药旧传方。宾筵满把瑛盘饌,雪藕调冰倍有光。”

清代才子纪晓岚的《咏西瓜》:“种出东陵子母瓜,伊州佳种莫相夸。凉争冰雪甜争蜜,消得温暄倾诸茶。”更是把西瓜的品种、美味和特征描绘得出神入化,淋漓尽致。同代词人陈维崧有一首《洞仙歌·西瓜》:“嫩瓢凉瓠,正红冰凝结,绀唾霞膏斗芳洁。”堪称咏西瓜诗词中的精品,读来简直让人馋涎欲滴。

清末慈利土家文豪吴恭亨的《西瓜吟》诗曰:“瓜田满地香,诱人去品尝。可惜瓜有主,渴望忍肚肠。”此诗描写了诗人在路上见一瓜田,想吃西瓜又不见主人,将欲求不得的心情全然流露于诗中。

(《张家界日报》)